

西北及西南

中国边疆研究资料文库·边疆行政建制初编

西北及西南

中国边疆研究资料文库·边疆行政建制初编

楊仲華著

西康紀要

竹葉風光著雨涼秋夜安

治邊政鑑

黃華松題

黃華
印



序

年來研究邊事者多矣，而以身歷其境，詳加考察者猶爲鮮；談述邊情之書亦夥矣，然能耳聞目睹，博載詳記者不易得。西康位於吾國邊陲，東憑中華大府之富，西依世界祕密之邦，地藏物華，未脫處女之態，史陳別蹟，尤多殊饒之趣。風俗民情，生活信仰，迥然具有奇異。能以世界之眼光，科學之方法，分門別類，歷陳其情況於國人者，至今猶未之見。康定楊仲華君，西康之青年英俊也，生處斯地，長遊京華，當其肄業於中央政治學校時，即以身心親歷之所得，常爲記述邊情諸類之文，而介紹於國人，學成還鄉，更以其所學，研討西康情況，孳孳不倦，精益求精，以積年之工夫，乃成《西康紀要》一書，內分十章，全書二十萬言，洋洋灑灑，引人入勝，倘能人手一編，不啻臥遊西康，吾信此書一出，必能風靡全國，紙貴洛陽，使研究邊事者得所依據，則將來西康之開發，或將以此而爲原動力，是乃楊君之成功，亦吾人之所深期望者也。楊君於脫稿之初，函吾而爲之序，爰弁數言，以資介紹。西康劉家駒草於青海塔爾寺。時正贊翊班禪大師宣化西陲之第三年也。

西康調查記序

西康地居西陲，挾制三邊，大為國防之重鎮，小為滇蜀之屏藩，形勢險峻，壞地遼闊，且人烟稀少，可為殖民之資料，鑛物蘊藏，足為財富之泉源。英人覬覦，久思攫取，凡吾國人類能知之。惟我國自辛亥以還，兵戎擾攘，迄無寧歲，元氣耗損，政治晦盲，國防至計，鞭長莫及，遂致藏人逞兵，淪喪土地於前，士衿倡亂，蹂躪人民於後，嗟我邊民，蒞無日不在水深火熱中也。近二年來，國人鑒於邊城羽檄之頻，已逐改向日冷靜之態度，政府提倡報紙，鼓吹籌備規劃，不遺餘力，吾康民衆漸有來蘇之望，大旱乍寬，誠可欣幸者矣。第念民情風俗，漢藏不同，經緯設施，掣肘多端，苟不先悉其生活之狀況，何從得布政之向針？而西康改流未久，草萊初闢，志乘缺略，文獻無徵，在昔傅公華峯雖有西康建省之記，又多鋪張揚厲之詞，華而少實，探討無資。章榮世居康定，長遊邊城，見聞所及，爰筆紀記，欲俟他日，整理成編，以備觀風者之採擇。惟以時事要求，勢難容緩，故先草此篇，藉貢芻蕘於萬一。至於敍事方面，僅

求明顯，謂陋不文，質雅辭古；所冀博雅君子，指其悖謬，以匡不遠，則幸甚矣。民國十八年二月仲華書
章榮序於成都寓次。

自序

民國十九年仲華赴京求學，承中央宣傳部蒙藏週報社聘助漢文編輯；感於內地同胞不諸西康情形；而投機取巧之士往往臆造邊疆故實，迎合國人好奇心，對於民族團結影響極大。特就拙著西康調查記，加以補充，更名西康概況，行將災梨問世，藉正國人觀感。適新亞細亞月刊創行，社長張振之先生徵稿於華，遂交由是刊分期發表。惟該稿拉雜記述，毫無系統，倉卒成編又多疏漏，重擬再加訂改，然後就正明確。未幾仲華肄業中央政治學校西康班，課務繁縝，無暇另編收拾。卒業後，溯江而返，奉長康定縣立兩級學校，日勞勞於教育設計，亦未獲着手整理。數年經營，始卸任，家園空居，稍得餘閒，因此翻檢舊稿，采拾新知，分別門類，條列章節，草成此帙。惟是書稿經三易，名歷三改，內容之充實，雖較前無有增加，而掛一漏萬，仍屬不免，所以名爲西康紀要者，亦以康事鴻博，茲編之作，僅其崖略云爾。民國二十四年八月西康康定楊仲華序於瀘定縣政府秘書室。

西康概況序

我國輿地之書，雖自禹貢厥後，地官採紀，職方員圖，鴻編鉅製，代有著聞。迄至明清，西學東漸，名儒輩出，斟酌今古，稍合同異，輿地之學，愈見昌明。如寧林之志郡國，乾隆之誌府廳，公私詳纂，不可勝計。經緯天地，洪纏舉陳，晚近之世，科學發皇，究自然之現象，考人文之淵藪，類別纂分，更乎尚已。惟是專制時代，天擇分嚴，新學之士，每蹈懼蹊，總其所述，率多內諸夏而外四裔，詳近畿而略邊遠。西康僻處邊陲，介於川藏，扼牛荒徼，著錄鮮聞，即有著述，亦過謬說。嗟夫！邊疆之地，理不明，國家之統馭失據，列強乘隙內侵，版圖日遭剝蝕，而茫茫康字，其不爲外蒙印度之續者，能幾何哉？京華東壁受脅，屏闥地註方乘，或貽教師講貫，獨我康區，每付闕如。嘆舊缺之有間，慨文獻之無徵，更惋惜西藏之獨立，影響西康之危墜。輒思將我西康歷史沿革、人口息耗、與夫土俗民風、山川疆域、彷林博甲先生大中華分省地志之體例，一一詳誌貢獻國人，仰鑑政府之眷顧，俾促康民之覺醒。乃以境遇制限，深造未能。

識短才輕，初志空遠，撫膺自思，愧汗交流。民國十八年，川康邊防總指揮劉自生氏，召四川邊防會之果賽，即設邊防風物展覽會，徵集西康東南及川滇藏各處地方風物，陳列觀覽，以引起國人對於邊防之注意，並激励國人開發邊疆之雄心。並委託西康定法團推舉，赴會參加觀覽之餘，曾望西康定法團在記一冊，錄由新四川日刊發售。刊登以後，並允該社作為叢書，印行。爰擬開印草稿，向該社商議，於秋初首往求購。此書付印與否，遂亦不及過問。抵京後，默察大勢，覺我西康一隅，經中央政府之更勝，康藏尤亟之呼號，視線轉移，已有國內多數人士之注目。唯內地授權之士，不諳西康情形，著述可多錯誤，即以最近某某等關於西康之著述，亦或剽偽苟同，拉雜成篇，或臆造無白，專事滌利瑣碎支離，無非郢書燕說，奇詭誕妄，竟類該鬼搜神，此不能圖保西康文化，而於國防民族之成績，影響尤深。淺鮮慨茲勦說，杞憂孔棘，惜不能火其書，以爲遺憾者戒。但據事實以糾其謬，則當仁不收讓焉。爰再書新四川日刊社，請將前稿送公於世，願得該社來函，謂因經費支绌，未能出版，將原稿寄京，或筆速

吾新四川日刊社，謂將前稿，送公於世，顧得該社來函，謂因經費支绌，未能出版，將原稿寄京，蒙課餘之暇，特加補充，行將災禍問世，吾實敬正邪說。又因西康幅員廣大，壤地遼遠，風俗習慣，南北不同，騷擾，並以賈之巴安格桑淨仁劉家駒二同志，對於事實，與以校正，借重農商，感謝滋深。自聞此書，比辭別事蹟，不若某著述之勝贍，而於西康人民之生活狀況，社會情形，蓋無一字不從實際中來。國人取而閱之，覺我西康之人，圓領長袖，歷歷在目，楚音清曲，姪姪動人，迺而物別問訊，執手書歎，外侮不侵，國防鞏固，我相忘忘，大同實現，則裨益綦深，又不僅是正之功也。至於窮究山川之形勢，追溯歷代之變遷，步林傅甲先生之後蹟，以成大中華西康地理志也，當於學成回康之際，搜求遺編典籍，網羅地方舊聞，更當穿鑿考索，而出巴鹽，北循寧南，西極太昭，東遵松茂，登丹連之高峯，溯金沙之上源，周歷邊徼策馬歸來，然後乘輦成書，川資當世，茲編而陋，希望嘆焉。民國十九年八月西康楊草榮仲草序於南京中央宣傳部叢報社。



像遺豐潤趙臣大務邊滻川辦督



著者

著者

橋渡之量所上之物則純用後燭者固亦經橋索鐵定價